

最是黄昏多情

□ 潘玉毅



黄昏,行走在前路上。远远地,看见夕阳站在山头,恋恋不舍地跳着夜幕降临前最后一支舞蹈。
柔美的光仿佛是它甩出的水袖,由近及远一点点铺开,把人带进它的舞池里。飞扬的裙袂,翩跹的舞姿,把高楼、山川都看得羞红了脸。而它却只是拾起自己洒落在人间的最后一点余晖,消失不见,只剩下看得痴了的人们还在原地发呆。
喜欢黄昏,起初只是因为林逋的两句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感觉是别样的宁静,以至于在任何一个时间想起来,都是一种幸福。所以,

情人终成眷属/愿爱情保持一生/或者相反 极为短暂 匆匆熄灭/愿我从此不再提起/再不提起过去/痛苦与幸福/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唯黄昏华美而无上。

黄昏是美的,微雨迷蒙的黄昏更是如此,如果配上《雨巷》的意境,可以将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女迷得死去活来。但我更钟爱于“落日夕晖,晚云初起”的黄昏。

在黄昏的“夕阳傍照”里,我会有一千个一万个憧憬,但似乎仍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初衷。我总是做着梦,想象各种场景——

黄昏时分,云儿缥缈如轻烟,或者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走到山顶看日落,看夕阳与晚霞依偎在天边,其红如火;或者,与心爱的人泛舟湖上,舟轻如羽,唯有夕阳最重;或者,一起牵着手走在海边,看潮起潮落,看海鸟齐飞,夕阳余晖下,沙滩上静静地躺着两行脚印,那是我们一辈子的修行。

当然,黄昏与夕阳还有另一重意思。李周翰给刘琨的《重赠卢谿》作注,写道:“夕阳,谓晚景,喻己之老也。”后人便常常引用李义山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喻老年生活,此诗固然形象,却伤感了些。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人的一生不短也不长,曾经年富力强的的小伙子,貌美如花的大姑娘总有一天也将变成老头老太。这是一种自然规律,无可逃避,也无须逃避。因为年迈时候的浪漫比年轻时的更让人羡慕,甚至嫉妒。

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刚才在友人处看到林语堂与廖翠凤的故事,心

里满是感动。结婚的时候,林语堂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烧结婚证,他说:“把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在现代人看来是极其荒诞的,在林语堂心里却是一辈子不离不弃的誓言,是与妻子白头偕老的决心。

生于富贵之家的廖翠凤终其一生能快乐地和幸福丈夫一起过寻常日子与之不无关系。婚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生活艰苦,但简单的饭菜廖翠凤亦能做得花样百出。实在揭不开锅时,她就当掉首饰来维持生活,从未有怨言。他们金婚之日,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勋章,上面刻了一首《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在这个美得近似童话故事的世界里,林语堂用始终如一真心把一桩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
可惜现代人多没有欣赏美的心情和能力,有时候,明明最美的东西就在身边,却老想着向远处探求风景,以至于生活条件渐好,离婚率却越来越高。对于这样的人,就算一天让他看八百次日落又有什么用处呢?

最是夕阳留不住,所以要且看且珍惜。这个世界最浪漫的事无非是与心爱的人在一起,直到年华老去时,仍然能够手挽手安静地行走在黄昏的夕阳下……



鹏起万里

□ 谢金凌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有名篇《逍遥游》,他笔下的鲲鹏,以其磅礴之势,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气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独有的意象,成为志向远大和不懈追求的象征。

翻阅中华古典诗词,大鹏的身影随处可见:

古人在观看美景时,会联想大鹏,李峤观《海》上,感慨道:“三山巨鳌涌,万里大鹏飞。”

古人在感怀抒情时,会借喻大鹏,杜甫在《泊岳阳楼下》叹:“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

古人在凭吊先贤时,会提及大鹏,李商隐于《武侯庙古柏》旁,遗憾“叶凋湘燕雨,枝折海鹏风。”

古人在勉励他人时,会比作大鹏,辛弃疾在《鹧鸪天》中,以“鹏北海,凤朝阳”,勉励即将秋试的学生。

回溯中国传统文化,大鹏的意象从未褪色:

大鹏象征着志存高远,正如李白在《上李邕》中所写:“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是一种乘风破浪、直冲云霄的豪迈气概,是胸怀壮志、不甘平凡的青春宣言。

大鹏象征着不畏艰险,正如李清照在《渔家傲》中所言:“九万里风鹏正举”,唯有不惧眼前的艰难险阻,勇于前行,才能最终领略“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豪情与壮阔。

回到现实,我们这些在知识海洋中求索的中学生,又何尝不是一只只羽翼渐丰的“鹏”?

学习的道路漫长而充满挑战,正如鲲鹏需要经历漫长的积累和蜕变才能展翅高飞。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困惑,甚至想要放弃。



陪母亲“夜游”

□ 杉杉

一直以来,我都渴望能带母亲去旅游。可每次回老家,要么赶上农忙,要么就是母亲实在走不开,我的梦想一次次总是泡汤,心中颇为遗憾。

今年,回老家前,我在电话中向母亲打听庄稼的生长情况,得知水稻和玉米、大豆都还未完全成熟,我颇为欣喜,想着终于可以圆梦了。

我想带母亲去游玩的事告诉了弟弟妹妹们,大家一致赞同。于是,我们在微信群商议出游方案。大姐说:“妈肠胃不好,又会晕车,路途远的景点就不要考虑了”,二妹提出顾虑:“是的,只是不知道我妈会不会又说家里忙,不想出门之类的话”,三弟接上说:“没事的,我回去劝劝我妈,不能天天忙着干活,要教她学会享受生活”。我们想好了各种应对之策,一心想让母亲体验一下旅行之乐!

回乡后,我们团购了县城“伊甸园”的夜场门票,想让母亲感受一下夜晚宁静之美。我们带上孩子,一起热热闹闹、浩浩荡荡地入园了。华灯初上,园内道路宽阔,两旁的白杨高大挺拔;草丛里不时传出阵阵虫鸣,空气中弥漫着草香,夜色朦胧而温馨。母亲感叹:“这园子空气真好,晚上在这散散步挺不错!”

母亲膝盖有骨质增生,走路不便。于是,带娃的男人们领着叽叽喳喳的孩子在前面奔走,我们在蓝色哆啦A梦下的可爱,还有在小兔兔旁的从容淡定。照片上的母亲笑靥如花,在那很衬肤色的红色系衣服衬托下,仿佛年轻了十几岁。正是应了那句:“笑一笑,十年少。”

园里灯火闪亮,我们合影留念后,带着甜蜜的幸福,伴着渐渐远去的音乐踏上了归路。那天夜里,我们都做了一个甜美的梦!

《我的阿勒泰》的清新与治愈

□ 韩浩月



8集网剧《我的阿勒泰》,改编自作家李娟同名散文集,近日在中央广电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得到观众好评,目前豆瓣评分为8.6分。

《我的阿勒泰》的落地播出,天然带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条件。李娟原著

使剧作具有了IP效应,首部散文集影视化后效果如何让人好奇,再加上入围戛纳电视剧节主竞赛单元,登录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及在央视播出,这些因素都促使它在极短时间内快速到达观众视线之内。

8集的制作,也是《我的阿勒泰》的特色,在动辄四五十集电视剧仍是市场主流的背景下,把“不走寻常路”走向了恰到好处的一面。

这部剧一方面,较短的篇幅可以让剧作情节与人物关系的搭建变得简单易操作;另一方面,制作成本可控,使得在创作上的探索性质,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更容易收获鲜花和掌声。

在海外,8集左右的电视剧会被归类于迷你剧行列,这次的《我的阿勒泰》更是被认为风格贴近“小清新美剧”。其成功在散文影视化改编上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也会给中国迷你剧的发展带来启发。同时,在创作与制作方面给现有的电视剧生产格局,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冲击,会让更多勇于创新、大胆尝试的作者与机构,投入到这个细分领域中来。

《我的阿勒泰》改编自散文,其散文特征体现在画面的优美、节奏的松弛,但与此同时,也拥有了小说与诗歌的要素,情节与戏剧冲突的出现、人物关系的完整建

立,让它有了小说的结构,也有了电视剧的骨架。而富有韵味的台词,包括让人惊艳的意境,这些都容易让人联想到诗意的存在与蔓延。一部网剧,可以容纳这么多文艺形式的共存,无疑会让观众感到新鲜。

《我的阿勒泰》带来的审美体验,也是新鲜的、陌生的,作品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冲击力。以往影视作品里的新疆题材,一样可以看到美景、风物,一样可以感受到朴素、壮美,但为什么《我的阿勒泰》可以做到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剧作完全接壤了当代都市审美,抑或说,它基本符合活跃于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对于新疆的大部分想象,把散落于社交媒体上有关美丽新疆的诸多碎片,良好的串了起来,使人有机会用都市的、小资的、当下的眼光去感受新疆。阿勒泰的偏僻、宁静,甚至那份孤独与寂寞,恰好也具有治愈效果,无形中可以抚慰诸多向往的心灵。

毫无疑问,《我的阿勒泰》是以民族风情、文化、生活为底蕴创作出来的,但独特之处在于,它把一些宏大、宏观的意识,以草原、湖泊、雪山等样式,作为不可或缺的背景展现了出来,而镜头聚焦的却是一个个鲜活的、灵动的、具有当下感的个体,他

们的话语方式,乃至于价值观表达,在民族的基础上,接壤了大众化,同时也接壤了流行。

观众通过剧作所看见的或感受到的坦然、大气、幽默、深情等等,都碰撞或迸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活力。

当然,认真读过李娟原著的读者,很容易发现散文集和剧作的不同,有一些属于原著作者标签式的符号,比如内心的一些挣扎、情绪的多样化等等,没有被网剧表现出来。

这是纯文学作品和剧作的差别所在,散文可以极致的个人化,而剧作有必要面向大众观众而作出角度修改与表达倾斜,在决定被改编成网剧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原著只能提供基石作用和气质参考,在观赏度方面,要让位于导演、编剧、演员等等。

对此,原著读者和剧作观众,都要有一定的认识和包容的态度。好的改编,会是一次双赢,而《我的阿勒泰》证实了这种双赢的可能性。



历史深处回响“红色传奇”

——读长篇小说《五月黎明》

□ 刘学正

旨,将背景设定在1946年的春夏之交,讲述了以“青铜”齐天翼、“青瓷”韩夏春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把进步人士倪柏仁从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中营救出来,并安全护送到边区马栏的传奇故事,时间跨度虽仅34天,却暗流涌动、险象环生,再现了惊心动魄的隐蔽战线风云。

作为一部出色的谍战小说,《五月黎明》采用明暗结合的双线叙事结构,明线由营救、护送倪柏仁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串联,暗线则较为克制地勾勒齐天翼“忍常人不能忍,成常人不能成”的曲折人生。

在如谜迷宫的走向、诡谲多变的情节之间,小说全面立体地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刻画出一组生动的英雄群像,字里行间浸透了浓郁的家国情怀与人文关照。

外人眼中的齐天翼,以记者身份混迹于军统、中统,平日不乏谄媚、诙谐之举,甚至不得不违心与覬覦自己妻子的人周旋。他一味地忍辱负重,只是为了寻找有利时机完成营救任务。他的妻子“军统之花”黄紫红,恰是暗杀倪柏仁的一号人物。双方有恩怨情仇,有

斗智斗勇,有人性的搏击与心灵的悲歌。而负责营救具体组织工作的韩夏春,全力实施“分段营救”,为了隐藏身份、传递情报,他重操起剿猪骗牛的旧时行当,且不惜自残身体,一瘸一拐地走村串乡,直至被内奸杀害。对于韩夏春的牺牲,作者给予了深情礼赞:“忠勇的、英雄的、可敬的韩夏春就这样去了,怀着世间罕有其匹的勇武、忠诚、无私,离开了这片自己战斗过的土地,离开了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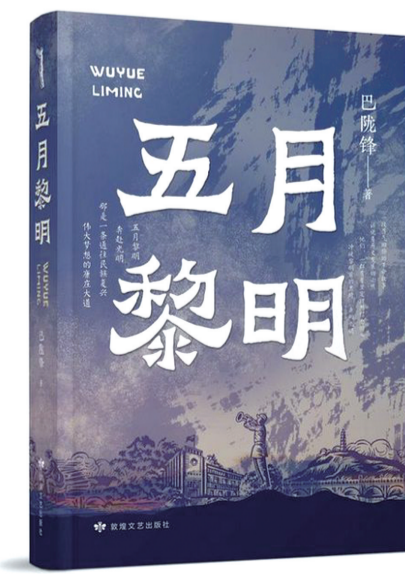
小说中的倪柏仁,“素日里疾恶如仇、爱民如子,好做媒,嘴上时常吊着‘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的话絮子,时不时为民请命……又很孤傲,不与当局合作,就被‘聪明人’讥为脑袋不够用的‘病人’。”他奔走半生,为民请命了几十年,也与黑暗当局斗争了几十年,再加上时常接济穷苦群众,人们称他为“百姓之王”“关中正大先生”。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高高举起。为了阻挡国民党反动派对倪柏仁的追捕,危急关头,数千名老百姓用身体筑起一道道“人墙”,挖壕沟、设陷阱,哪怕山洪暴发、泥石流下,哪怕先后有几十名百姓惨遭敌人杀害,大家也不改初

心,不离前线半步。

由此可见,作者对革命历史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理解,朴素而深刻。

小说语言通俗、灵活,富有浓郁的西北地方特色。譬如倪柏仁在为齐天翼、黄紫红证婚时,戏言他俩“不会‘做人’,不谋害人”;齐天翼久等朋友不到时,脱口而出:“俩哈总人不行,一个也没来!”作者善于吸收鲜活的民间语言,市井俚语的加入,增强了小说语言的活力和表现力。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读完《五月黎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英烈们的“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报国”,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的具体展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无论从哪个维度、哪个层面深入,英雄主义、家国情怀都是“红色叙事”的底色与内核,拂去历史的风尘,信仰之光熠熠生辉。



巍巍党史里,闪耀着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彩故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

红色文学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知名作家巴晓峰的长篇小说《五月黎明》即以赓续“红色基因”为主